

1

THE LIFE OF BEETHOVEN

第一卷 贝多芬传





贝多芬

短小臃肿，体格结实，穿着讲究，目光犀利，眼神中有一股奇异的力量，传达出他内心丰富的思想——这是贝多芬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他渴望爱情，渴望幸福美满的婚姻，但屡遭失败，因此不得不一边忍受感情的煎熬，一边以顽强的毅力投入音乐中，创作出一系列传世名作。后来他不幸耳聋，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痛不欲生，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超强的创造力，以及严格的道德标准。无论何时，他都不向命运屈服，成功的喜悦和身体的痛苦都不曾阻止他前进的脚步。

他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大师，性格激昂，人格高尚，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他对音乐有超乎常人的天赋，能抓住一切音乐的灵感，感受大自然的精髓。他竭力为善，热爱自由，追求真理。虽然命运给了他诸多不幸，世界没有给他欢乐，但是他却创造了欢乐奉献给世界。

贝多芬的成长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位，也永不欺
妄真理。

——贝多芬



1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1770年12月16日出生于德国波恩市莱茵河畔一间破屋子的阁楼上。

据贝多芬的朋友和见过他的游历家说，贝多芬的身材短小臃肿，但结实得像运动员一样。他宽阔的脸庞泛着土红色，额角凸起，头发乌黑浓密，但却总是乱糟糟的。贝多芬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眼窝深陷。他常常忧郁地望着天空，目光中似乎有一股奇异的力量，让人琢磨不透。贝多芬的鼻子宽大，下唇突出，下巴左边有一个深陷的小酒窝，这使得他的脸呈现出一种怪异的不对称。贝多芬的笑容时常是粗野而难看的，

当然，他很少笑，即便脸上带着笑容，那笑容也未必是愉快的，他的笑容常常一瞬即逝，接着便陷入无尽的哀伤。更多的时候，他的脸上带着忧郁的神情。

认识贝多芬的人常常说，他是一个不擅长快乐的人。

贝多芬的祖父路德维希是家族中最优秀的人，20岁时从安特卫普搬到波恩，成为当地大公的乐长，贝多芬独立的天性受到祖父很大的影响。

贝多芬的父亲是一位男高音歌手，他不聪明，还酗酒，时常发脾气。贝多芬的母亲是一位女仆，她一生结过两次婚，在第一位丈夫去世后，她嫁给了第二位丈夫，并生下贝多芬。

贝多芬的童年里很少有温情和幸福。他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音乐天赋，他的父亲将他当作神童来炫耀，因此加倍地开发他的音乐才能。当别的孩子还在妈妈的怀抱里撒娇的时候，贝多芬已经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他常常被迫和一架洋琴或提琴一起关在家里，从早到晚学习音乐，盘算着怎样才能给家里挣得一块面包。

11岁时，贝多芬加入戏院乐队，13岁就成为大风琴手。

命运给贝多芬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在他17岁那年到来，他深爱的母亲因为肺病去世了。

母亲的离世令贝多芬痛不欲生，他比过去更忧郁了，并时常感觉身体不舒服。他甚至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得了和母亲

一样的病。来自身体的和心灵的痛楚让他感到绝望。

许多年后，贝多芬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不知道死的人真是可怜虫！我17岁时就知道了。”

母亲去世后，父亲酗酒过度，贝多芬不得不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还要负责教育两个弟弟。少年贝多芬在痛苦中一天天长大，人生对他来说，更像一场悲凉而残酷的斗争。

幸好，上天并没有对贝多芬太过残忍，在贝多芬最窘迫痛苦的时候，他结识了布罗伊宁一家，这一家人的亲切与关爱，让贝多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

贝多芬与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尤为亲密，埃莱奥诺雷比贝多芬小两岁，她像邻家妹妹一样温柔，贝多芬教她音乐，两个人还时常一起研究诗歌。

后来，贝多芬与埃莱奥诺雷的丈夫韦格勒医生也成为知己。他们三人之间纯洁且珍贵的友谊一直延续了一生，这带给贝多芬莫大的安慰。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经历十分悲惨，但他仍然如同婴儿爱着母亲那样深爱着故土。在人生最初的二十年里，他的梦境里时常出现风景秀丽的莱茵河畔，波恩那遍布鲜花的山坡，还有那薄雾笼罩着的白杨树，那座座村落、教堂、墓地，在阳光下显得慵懒而沉静。还有那废弃的古堡，尽管看起来有些怪异，却威严地矗立着。

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中始终是那样美，那样明亮，和我离开它时并无两样。

贝多芬曾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这样写道。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依然保持着对故乡的忠诚。



2

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三年，19岁的贝多芬进入波恩大学学习。

当时恰逢法国大革命爆发，全欧洲新思想泛滥，波恩大学成为新思想的集中点。即将当选为下莱茵州检察官的厄洛热·施奈德先生时常在波恩大学讲学，他那些慷慨激昂的诗句如同鼓点，敲打着学生们的心，贝多芬也深受其影响。

当巴士底监狱被攻陷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印刷并发行了一部慷慨激昂的诗集，这部诗集的预约者名单中就有贝多芬和布罗伊宁。

三年后的12月，战争蔓延到了波恩，贝多芬不得不离开自己热爱的家乡，搬到了奥地利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其实在这之前，贝多芬曾经去维也纳旅行过，并造访了大音乐家莫扎特，可惜莫扎特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人。那次离开维也

纳之后，贝多芬又结识了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海顿，海顿真诚地给予贝多芬音乐方面的指导。同时期，贝多芬还拜奥地利作曲家阿尔布雷希茨贝格与意大利作曲家萨列里为师。

三年后再去维也纳时，已经无法像三年前旅行时那么轻松了。战争的气息弥漫整个欧洲，随处可见战争的痕迹。在去往维也纳的途中，贝多芬遇到了开赴法国的黑森军队，这令贝多芬印象深刻，后来他将这段经历谱写成音乐，分别是《行军曲》和《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

来到维也纳后，贝多芬很快凭借他出色的音乐才能，在这座音乐之都崭露头角，并在25岁那年，在维也纳举行了首次钢琴演奏会。被赞美和声誉包围的年轻的贝多芬看起来是那样高傲，他时常带着蔑视一切的神色。但是他那骄傲之下的仁慈，却只有最亲密的朋友知道。

在准备给韦格勒写信时，贝多芬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当看到朋友深陷困境，但自己的钱袋却不足以帮助朋友时，他只要坐在书桌前，片刻之内就能解决朋友的困境，这该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然而现实总是比想象残酷。后来，贝多芬在信中这样写道：

只要我有办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该有任何匮乏。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受益。

贝多芬一生都如此认为。

就在贝多芬最辉煌的时刻，痛苦的命运敲响了他的人生之门。

贝多芬人生中的第二次沉重打击来得突然而又可怕——他的耳朵聋了，就在他的第一场钢琴演奏会之后的那一年。耳聋对于这位音乐天才来说简直就是酷刑，这酷刑折磨得他痛不欲生。

当时为贝多芬治耳病的克洛兹·弗雷斯托医生认为，贝多芬的耳病大概有一部分遗传因素，也有可能与他母亲的肺病有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贝多芬并没有完全耳聋，他只是觉得耳朵不舒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诊断为耳咽管炎。贝多芬没有及时治疗，后来发展成严重的中耳炎，耳聋的程度逐渐加重。

耳聋带给贝多芬的痛苦远不只是生理上的，对他的精神的折磨也是夜以继日的。作为一位极具天赋的音乐家，却失去了最重要的听觉器官，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最初的几年里，贝多芬耻于向别人说出自己的病情，甚至对最亲密的朋友也隐瞒了耳聋的事，他独自默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这个可怕的秘密像毒药一样，被深深地藏在贝多芬的心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秘密让贝多芬越来越绝望。

直到五年以后，贝多芬终于承受不住这个秘密啃噬他的

意志，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两位至交——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

贝多芬在给阿门达牧师的信中凄凉地写道：

我亲爱的阿门达，我多么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看看你的贝多芬吧，他是多么可怜！我的听觉、我曾认为自己最高贵的一部分，现在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在一起时，我已经感觉到病痛，但是我羞于启齿，从此越来越严重……还能痊愈吗？我多么希望如此，但是这类疾病往往是无药可医的，希望如此渺小！在这个可怜的、自私的世界上，我不敢去见我心爱的人，不得不忍受着孤独和痛苦，在伤心和绝望中寻找我的容身之地！我多么想与这一切祸害一刀两断，但又怎么可能呢……

他还给韦格勒写信说：

亲爱的朋友，如今的我是多么的悲惨啊！两年来我不敢去见任何人，因为我不能和别人说话：我聋了。如果我从事别的职业，或许还不至于如此绝望，可偏偏我是一个音乐家，耳聋简直如同灭顶之灾。若是我的敌人知道了，他们又将怎样嘲讽我呢？在戏院里，我只有坐在第一排，才能勉强听到演员的对白，如果座位稍微靠后一点儿，我连乐器和歌



唱的高音都很难听清……我时常诅咒我的命运，它是如此的多舛和不堪。我想向命运挑战，但是这希望微乎其微，我只能隐忍！也许我正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才是我唯一的出路！

贝多芬的人生，如同一出愁苦的悲剧，他在很多作品中都将这种残酷命运的悲怆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他的第十三号作品《悲怆奏鸣曲》（1799年），再比如他的第一号作品之三的奏鸣曲。

但是并非贝多芬的所有作品都是悲苦的，他也有一部分作品是表现欢乐的，如他在1800年创作的轻快的《七重奏》和清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

虽然现实如此残酷，但贝多芬并没有自暴自弃。

被痛苦的命运折磨时，贝多芬觉得，如果生活中没有欢乐，那就去创造欢乐。那段孤独的日子里，他时常回忆起家乡的清泉与草原。那些往昔的美妙岁月是支撑他创作的不竭动力。

《七重奏》和《第一交响曲》正是在回忆中创作的，贝多芬创作这两支曲子赞颂故乡莱茵河。这两支曲子轻柔温和，像缓缓流淌的河流，曲子中的每一个音符似乎都在跟随贝多芬的梦境，重回故乡波恩，重回莱茵河畔。在这样慵懒的时光中，贝多芬努力忘却现实的残酷。



韦格勒曾说贝多芬对一切事物都怀着一腔热情，并且是十分纯粹的热情。贝多芬向往纯洁高贵的灵魂，厌恶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对神圣的爱情抱着虔诚之心，从不敢亵渎。据说贝多芬一直不能原谅莫扎特，他觉得才华卓越的莫扎特屈辱了歌剧《唐·璜》，莫扎特描写了一个视爱情为游戏的粗野形象。这与贝多芬对爱情的虔诚态度完全相悖。

贝多芬的密友申德勒曾说：“贝多芬的一生都保持着童真，从未有过任何爱情的罪过需要忏悔。”

这样纯粹的人，难免受到爱情的欺骗和捉弄，甚至成为爱情的牺牲品。

贝多芬一生都在不断追求纯洁美好的爱情，希望得到幸福，但是他的这一愿望却一次次幻灭，只能独自品尝痛苦的煎熬。

1801年，31岁的贝多芬遇到了一个热情的姑娘，他为此姑娘着迷。他写信给好友韦格勒：

现在，我的生活多了些甜美，也多了些交际……这都是一位亲爱的姑娘改变了我。她爱我，我也爱她。两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幸运。

这位亲爱的姑娘名叫朱丽埃塔·圭恰迪妮，贝多芬曾为她

写下那首闻名于世的第二十七号作品之二的《月光奏鸣曲》。然而，这段爱情让贝多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圭恰迪妮是个自私又幼稚的姑娘，她很少能体会贝多芬的痛苦。贝多芬虽然迷恋她，却深知自己耳聋的窘迫，无法娶她。

两年后，这段爱情结束了，圭恰迪妮嫁给了加仑贝格伯爵。当她丈夫遇到困难时，她哭着请求贝多芬帮助他们，贝多芬立刻答应了。

贝多芬在与好友申德勒见面时，在谈话手册上写道：

加仑贝格伯爵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圭恰迪妮曾来维也纳找我，她哭着求我，但是我瞧不起她。

爱情啊，当初有多么甜美，现在就有多么痛苦。对爱情的渴求摧残着贝多芬的心灵，让他变得虚弱不堪，狂乱的思绪甚至将他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绝望的苦闷中，他写下了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

把德行教给你们的孩子吧，能让人幸福的是德行，而不是金钱。在患难中支撑我坚持下去而不至于自杀的，除了艺术，只有道德。

贝多芬还给韦格勒写信说：

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完成善行前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出于我自己的处决。

贝多芬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并依靠坚强的意志支撑下来。然而，他渐渐丧失了对病愈的最后希望。他在痛苦中发出惨痛的叫喊，向命运的不公发出绝望的反抗：“连一向支持我的勇气也消失了。上帝啊，哪怕是一天的欢乐也好，请赐予我吧！我已经太久没有感受到欢乐了！在我仅剩的生命里，我是否还能再次与它相遇？永远都不会了吗？不！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

这是奄奄一息时的哀诉，是感受生命走到尽头时发出的哭喊。但是贝多芬并没有就此死去，而是又多活了25年。骨子里坚强的天性使他不肯向命运屈服，不肯向磨难投降。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

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我看到我生命中那些遥远的目标，我想我每天都能向它们更靠近一些。噢！如果不是这疾病缠绕着我，我将拥抱世界！除了睡眠之外，我不知道还能怎样休息，可睡眠却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不！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如果人能活上千百次，那该多好呀！

在贝多芬1802年的作品里，浸透了他爱情的痛苦、坚强

的意志、内心的悲剧，这些作品包括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月光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等等。在1803年的作品《第二交响曲》中，则流露着贝多芬沉浸在爱情中的甜美。他忧郁的情绪在这支曲子中一扫而空，坚强的意志得到凸显，乐曲不断激昂，不断沸腾，最后掀起了乐曲的终局。

一生多灾多难的贝多芬渴望幸福，渴望爱情，渴望痊愈，他对生活怀抱着希望，不肯相信自己命中注定的苦难。

这些作品中的好几部都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显示出特有的战斗性，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他所处的时代。当时大革命的浪潮已经波及维也纳，拿破仑率军数次攻进维也纳。

贝多芬受大革命的影响，与友人热烈地谈论政局，主张自由与民族的独立，渴望所有人齐心协力地建立起民主政府。他将这一希望寄托在波拿马身上，还在1804年写下了乐曲《英雄交响曲：波拿马》。但当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传来时，贝多芬大发雷霆，“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一气之下，贝多芬撕去了乐谱上波拿马的名字。

在那之后，贝多芬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战争的踪影。例如他当时创作的《科里奥兰序曲》，曲调激昂澎湃，仿佛狂风暴雨在肆虐。另两支作品《第四四重奏》的第一章和《热情奏鸣曲》，也都能闻见战争的硝烟。

当时德意志的首位宰相俾斯麦在听到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时非常激动，他说：“这是全部生命的斗争与讴歌。如果我能常常听到这首曲子，那么我的勇气将永不竭。”

这位铁血宰相一生中最喜欢的音乐家就是贝多芬，他曾说：“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



4

命运似乎不忍心再给贝多芬太沉重的打击，贝多芬与圭恰迪妮分开后的第三年，他与圭恰迪妮的表姊妹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婚了。

其实，早在贝多芬刚到维也纳时，特雷泽就爱上了贝多芬。当时贝多芬初来乍到，结识了布伦瑞克一家，认识了特雷泽·特·布伦瑞克，并与她的几个姊妹交好。

才华横溢的贝多芬吸引了特雷泽，当时的特雷泽还是个小姑娘，她跟着贝多芬学习钢琴，在心里默默暗恋着这个音乐天才。

只是，贝多芬后来喜欢着圭恰迪妮，特雷泽便把这份爱恋藏在心里了。

命运终于在恰当的时候眷顾了贝多芬，1806年，特雷泽

再次遇见了已经36岁的贝多芬，并与贝多芬相爱。

那段甜蜜的爱情时光至今还保存在特雷泽的叙述里：

星期天的晚上，晚餐后，贝多芬坐在钢琴前，月光洒在他的身上，他轻轻抚摸着黑白琴键，这是他的习惯，每次创作之前，他都会如此。接着，他在低音部分弹了几个和弦，然后，他变得庄严而神秘起来，弹奏了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曲子《乔瓦尼尼之歌》。

母亲和教士都已入睡，哥哥严肃地看着正在弹琴的贝多芬。而我的心在贝多芬的歌和目光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悸动。

第二天一早，我和贝多芬在园中相遇，他说：“我正在写一部歌剧，主人公就在我心中，在我面前，无论去到哪里，他都将与我同在。这般崇高的境界充满了光明和纯洁，我从未感受过，原来从前的我不过是个懵懂的孩子，只顾着捡石头玩，因而错过了路旁绽放的鲜花……”他说话的样子，让我印象深刻。

1806年5月，我最亲爱的哥哥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和贝多芬订了婚。

这一年，贝多芬写下了《第四交响曲》，这支曲子浸润着爱情的芬芳。那段时间是贝多芬一生中难得的平静时光。

有人说，当时的贝多芬正尝试着把他卓绝的天赋和普通